



北京
1954

1954

皇明鴻猷錄卷十四

京山高岱編輯

桐汭李徵儀評校

平榔桂寇

榔桂在湖廣東南隅介江西南贛廣東韶州廣西平樂間地險惡故多寇官兵累勦之不能絕正德間土人龔福全等倡亂福全形貌獐惡面多髯體生黑毛嘯聚山谷中偽稱延溪大王其黨劉福興李斌高仲仁黎穩藍友貴等俱偽稱總兵分據烏春山臘栗寨

等處正德十二年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列其事以聞時南贛都御史王守仁奏勦江西左溪橫水桶岡諸寇檄湖廣兵夾攻桶岡朝廷以江西諸賊屬守仁以郴桂賊屬金各督兵討之金檄漢土兵至以是年十一月初二日分布諸將進討前哨守備指揮王翰統兵副使陳璧監之由桂東縣進至東水左哨都指揮王廷爵統兵叅議黃質監之自桂陽縣進至魚黃熱水右哨守備指揮李璋統兵僉事王濟監之永順致仕宣慰彭世麒以兵隸焉由郴州進至紫溪後

哨都指揮劉宗仁統兵僉事顧英監之自臨武縣進至笆籬堡約至信地各尅期進勦檄知府何詔計宗道推官王瑞之朱節協贊叅將史春副使惲巍駐兵兩路口策應右布政方璘分部諸守臣督餉金駐郴州總制史春使使來言右後二哨地廣賊眾請益兵金檄都指揮沈鸞趙明指揮李轅分率帳下兵往益之是月十三日右哨兵彭世麒等首進前哨兵亦進十四日後哨兵進十五日左哨兵進諸路夾攻於是右哨以十一月十三十五二十等日分四路進勦對

皇明通志卷一百一十四
里平珠九峯水口平石香山了髻山等巢斬賊魁藍友貴暨賊衆一百四十三級生擒一十四人二十一日諜報賊魁李斌立寨烏春山地甚險李璋等合沈鸞策應兵緣崖上力戰生擒李斌子李仲清暨賊衆五人斬李斌暨賊衆一百三十五級二十四至二十六等日進勦蒙峒大小王山平尾馬溪了秀溪斜寮布洛角魯莊山坑坟峒曹家峒等巢彭世麟生擒賊魁黎穩暨諸將兵擒賊衆一十五人斬賊衆一百七十級十二月十五十七至二十六等日進勦大昌坑

山溪西坑大旺山黃土塘烏泥塘金雞寨棗子園等巢生擒賊衆十二人斬賊衆二百二十級計右哨諸將兵前後破賊巢二十七處擒斬賊魁三人賊衆四百八十三人俘獲老弱牛馬器仗若干焚賊廬舍二百四十餘間士卒死者九人傷者二十五人左哨以十一月十五十六十七等日進勦叢衣秀才鄧家魚黃朱廣老虎東嶺等巢生擒賊衆十七人斬賊衆一百六十九級十八日諜報賊魁劉福興在臘栗寨乘轎張黃蓋樹幟練兵是日攻寨破之生擒劉福興暨

皇明河漢錄 卷十四
賊衆六人、斬賊衆六十三級、二十九日、至十二月初一日、至初十等日、進勦延壽扶溪麻溪等巢、生擒賊衆二十二、人、斬賊衆八十八級、十二至二十三等日、進勦平竹水東嶺九龍江大王山長羅口等巢、生擒賊魁楊禮保、暨衆賊十五人、斬賊衆三十六級、計左哨諸將兵前後破賊巢一十七處、擒賊魁二人、擒斬衆賊三百六十五人、俘獲老弱牛馬器仗若干、焚賊廬舍二百三十餘間、士卒死者四人、傷者三十一人、後哨以十一月十四十五至二十九等日、進勦牛頭

大堂南延莊大烏魚跳企山等巢、生擒賊魁李仁才、龐海暨賊衆二十五人、斬賊衆一百五十級、十二月初二至十四等日、進勦曹雄坑扶峒良坑雞公觜神鎗脚長灘橫水橫溪板前黃河冲乾溪等巢、生擒賊衆十一人、斬賊衆一百六十三級、十五至二十及閏月初七等日、進勦盧田栢木白水磔爛竹灣長江嶺喀家峒等巢、斬賊衆一百八十九級、計後哨諸將兵前後破賊巢二十二處、擒賊魁二人、擒斬賊衆五百二十八人、俘獲老弱牛馬器仗若干、焚賊廬舍二百

四十餘間、士卒死者五人、傷者二十二人、前哨以十一月十三十四等日、進勦十八壘、石笋峽新地扶峒山下樟溪青峒等巢、生擒賊魁劉德才、暨賊衆四十四人、斬賊衆一十四級、二十九日至十二月初一至初十等日、進勦上黃城背豬婆老虎延壽白雲等巢、生擒賊衆四十二人、斬賊衆二十八級、二十日至二十六等日、進勦東寮東坑黃圃等巢、生擒賊魁梁景聰暨賊衆九十三人、斬賊衆七十七級、計前哨諸將兵前後破賊巢一十六處、擒賊魁二人、擒斬賊衆二

百二十一人、俘獲老弱牛馬器仗若干、焚賊廬舍一百二十餘間、士卒死者四人、傷者七人、各哨俱獻捷軍門、惟首惡龔福全據險未獲、金賞賚諸將士乃重購能生擒福全者、賞五百金、斬首二百金、仍趣諸將暨宣慰彭世麒等會兵進勦、十二月二十七日右哨諸將諜知福全率賊衆遁過走馬山禾倉石據險立寨、以三十日率兵抵寨下、轉戰數合、賊敗走、彭世麒偕其弟彭世驗擒獲龔福全將士擒福全姪秀暨賊衆二十三人、斬賊衆九十八級、俘獲福全妻女暨諸

皇明通鑑 卷一百一十四
五
賊屬焚毀賊廬舍六十餘間。賊魁高仲仁走廣東仁化縣，爲官兵所獲，餘賊散匿山谷者，諸營兵會廣東兵搜捕之，擒斬散逸畧盡。金乃大犒將士，撫恤陣亡及被傷者，班師使使報捷。上優詔荅之。金與紀功御史王度俱增秩一級，鎮守太監杜甫亦加秩。金甫蔭子姪一人，世襲錦衣百戶。諸將士各陞賚有差。龔福全等卽其地磔誅之。柳桂平。

論曰：柳桂寇與橫水桶岡事畧同，當時亦聲勢相倚，此非有深志遠圖，特以封疆之臣，因循姑息，故

得據險猖獗，滋地方之蠹耳。所幸金與王守仁同時舉事，故諸賊不得相爲應援，而表裡受兵，又無所逃遁，藪匿故得以草薶而禽獮之，不然卽韓盧之搏狡兔，恐未能窮三窟之誅也。大抵平山寇與平中原流劫之寇不同，中原流劫之寇，無險固可憑，無巢穴可據，而勦之也當先摧其鋒銳，絕其糧餉，所謂決機於兩陣之間，將勇者勝也。山寇則不然，進未可爲旦夕之患，而退可以持歲月之久，其克之也當先審於地利，明於分合，不可徒恃兵衆。

之疆所謂多算者勝也。又中原之寇患不能克。既克而絕之也易。山寇則王師一至。歛衆深匿。大衆甫還。嘯聚如故。蓋克之易而絕之難也。廣東之斷藤峽。湖貴之蠟耳山。江西之南贛諸山。峒天討屢加。而釁孽屢萌者。非以其不能絕之故邪。蓋不但榔桂之患爲然也。

討寧庶人

寧藩舊在大寧。今朶顏所居地也。成祖靖難師起。取大寧。遷寧王居北平。後以大寧地與朶顏三衛。遂

徙封寧藩江西云。自宸濠襲封爲寧王。頗不靖。正德初。見權倖用事。時政濁亂。慚懷不軌。多賄結諸權倖。剝民聚財。計無所不至。吳十三凌十一。皆江西大盜。聚衆劫財江湖間。宸濠主匿之。有司不敢捕。江西副使胡世寧稍上其事。宸濠遂誣奏世寧欲寘之死。緣臺諫論救。得免死。竄遼陽。時武宗所寵優人。臧賢主錦衣事。錢寧及諸內侍。無不宸濠黨者。大臣則厚結尚書陸完。使者絡繹京師。動則賫數千金爲朝臣餽遺。上起居飲食。皆日報知。始大學士楊廷和亦

皇明通鑑卷十四
庇之後覺其有異圖稍自異江西諸臣或利啖或威劫之蓋自世寧竄後鮮與抗者上無子群臣有建儲議宸濠奏欲遣其子詣太廟司香朝議沮之寧府在天順間以事奪其護衛劉瑾用事賂得復瑾誅凡瑾所爲事皆罷護衛亦奪至是陸完爲兵部尚書宸濠欲奏復之蓋陸完曾爲江西按察使相結納也完令宸濠引祖訓爲言完知大學士費宏執不許乃乘廷試間覆宸濠疏密約楊廷和下制許之臺諫論劾不報上又以羣小譖勒令費宏致仕及陸完爲吏

部宸濠惡江西巡撫孫燧謀易之書與完云湯沐梁宸俱可王守仁亦可慎勿用吳廷舉時天下皆知宸濠必反以言者輒得奇禍噤不敢言孫燧時列其事上亦多中道爲所要阻不能達至是燧又疏上會江彬錢寧有隙諸內侍亦互矛盾宸濠結寧獨厚太監張忠附彬欲發宸濠事以傾寧時江西巡按御史暨諸司上言宸濠孝行事忠等共譖之謂其語訕上楊廷和亦恐宸濠反或追究復護衛事不利於已欲仍革之以免後患乃密授意御史蕭淮使論之淮疏入

謂宸濠反形已具時上心疑之又江彬張忠贊其說乃以淮奏下制遣太監賴義駙馬崔元往切責之仍奪其護衛云時正德十四年夏五月也宸濠聞故知上有意督過之遂決計反以六月十三日誕辰宴江西諸守臣是日得京師遣官報大驚宴罷與承奉劉吉等謀曰事急矣旦日諸守臣當入謝卽劫之舉事殺其不附已者數人衆無患不從乃夜集賊首吳十三凌十一等飭兵器以候詰旦諸守臣謁畢宸濠曰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入朝監國汝等知之

乎都御史孫燧曰請宣示密旨宸濠曰不必多言我今往南京汝保駕否燧曰天無二日臣安有二君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宸濠大怒衆駭愕相顧失色副使許逵抗辯繼乃大罵宸濠訊之逵曰吾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乎宸濠叱令武士縛燧及逵曳出惠民門外斬之時烈日中忽陰曠慘黯城中聞之無不流涕者遂執御史王金主事馬思聰金山及三司太監等官下獄遣使召致仕都御史李士實舉人劉養正至宸濠自出城迎之士實宸濠黨子爲儀賓及使至

又悔懼欲自殺不果乃往劉養正嘗言帝星明江漢間故屬意宸濠至是與士實偕至共謀令叅政李敷等持偽檄諭降諸郡縣以李士實劉養正爲左右丞相王綸爲兵部尚書提督軍務大元帥十六日遣賊首閔念四吳十三等奪舡順流攻南康知府陳霖等遁走進攻九江知府汪穎等亦遁城俱陷主事馬思聰叅議黃宏不食死獄中時江西守臣俱遇害被執惟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以公事將至豐城聞變乃退保吉安馳書上聞請命將出師遂檄諸郡

王文成
多間諜
故賊不
敢出

縣知府伍文定等集兵討賊并檄報鄰省以兵赴援時宸濠旣殺燧等以兵未集故留旬餘不出遠近得爲備七月朔宸濠始帥兵出江西留其黨宜春郡王拱櫛及內官萬銳等守江西城自帥舟師趨南京妻子皆從賊衆數萬舟楫蔽江下舊鎮守江西太監畢真移鎮浙江宸濠素通謀至是遣人令真以浙江兵應真許之遂攻安慶府知府張文錦守備都指揮楊銳指揮崔文禦之時九江南康皆陷遠近震駭觀望三人憑孤城以忠義激士誓衆死守被執江西僉事

潘鵬、安慶人也。宸濠令鵬遣家屬持書入城諭降。崔文手斬之，磔其屍投城下。宸濠令鵬至城下說之，文引弓欲射鵬，鵬走免。城中居民登城大詬詈，宸濠盡攻擊之術，不能克。朝廷聞宸濠反，乃收太監蕭敬秦、用盧明、都督錢寧、優人臧賢、尚書陸完等俱下獄。籍其家後，蕭敬罰二萬金得免。秦用陸完謫戍邊，餘死獄中。時守仁檄諸路兵，期以七月十五日會臨江樟樹浦。吉安知府伍文定憤激，屢趣守仁出師。守仁奏留公事經過，御史謝源、伍希儒、叅佐任事，約會九

江府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御史張鰲、山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等叅謀。又集按察使劉遜、叅政黃繡、知府劉昭、驛丞王思、李中等、咨訪贊協，身督伍文定等帥兵徑下。于是知府戴德孺、徐璉、邢珣、通判胡堯元、童珂、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天與、王冕、各以兵來會。十八日至豐城，衆議所往，或謂寧王經畫旬餘始出，留備南昌必嚴攻之，恐難猝拔。今寧王攻安慶久不克，兵疲意沮，若以衆逼之江中，與安慶夾攻之，必敗寧。

易王爲
客致人
而不致
于人也

王敗南昌不攻自服矣。守仁曰：不然，我師越南昌，下與寧王持江上，安慶之衆僅能自保，必不能援我於中流。而南昌兵議其後，絕我糧道。南康九江又合勢乘之，腹背受敵，非利也。不若先攻南昌，寧王久不克，安慶精銳皆出，守禦必單弱，我兵新集氣銳，南昌可克也。寧王聞我攻南昌，必解安慶圍，還兵自救，暨來我師已克南昌，彼聞之，自奪氣，首尾牽制，此成擒矣。乃分其兵爲十三哨，哨三千人，少者千五百人，令伍文定等各攻一門，以四哨爲遊兵策應之。謀報寧王

別伏兵墳廠爲城中聲援。守仁遣知縣劉守緒夜從間道襲破之，以撼城中。十九日發市，以二十日昧爽各至信地。守仁下令曰：一鼓附城，再鼓登，三鼓不登，誅。四鼓不登，斬其隊將。又先期爲榜，入諭城中，居民令各閉戶自守，勿助亂，勿恐畏逃匿。泊衆昇攻具至城上，雖設守禦甚嚴，兵士皆震懾逃散。城門有不閉者，兵遂入。守仁乃入城，撫定之時，贛州奉新等兵皆降，盜最驍悍，然頗肆殺掠，不遵約束，民被殺傷者衆。守仁執數人斬之，衆稍定。擒拱櫟及萬銳等千餘。

人宮眷聞變縱火自焚不盡者拘繫之散遣脅從府庫被宸濠取克軍費及兵士畧取不盡者籍封之城。中始安時宸濠憤安慶不下。方自督兵填濠塹。期在必克。聞守仁帥兵攻南昌。大恐。李士實等勸宸濠勿還兵。舍安慶徑攻南京。既卽大位。江西自服。宸濠不從。解安慶圍。移兵泊阮子江。先遣兵二萬還援江西。宸濠自帥大衆繼之。二十二日。諜報至江西。守仁等聞宸濠帥兵還救。乃集衆議。或謂寧王兵威衆盛。彼憑其憤怒。悉衆而來。我援兵未集。勢必能支。不若堅

壁自守。以待四方之援。彼久頓堅城之下。兵孤援絕。將自潰矣。守仁等曰。寧王兵力雖強。然所至徒恃焚掠。劫衆以威。未嘗逢大敵。與之旗鼓相當。一鏖戰者。彼所誘惑其下。不過以事成封爵富貴爲說。今進取不能。巢穴又覆。沮喪退歸。衆心已離。我以銳卒乘勝擊之。彼將不戰自潰也。是日撫州知府陳槐亦帥兵至。於是守仁大賑城中軍民。慰諭諸宗室。榜示宥釋。脅從。今雖嘗受賊官爵。能自逃歸投首者。皆置不問。二十三日。復得諜報。宸濠先鋒已至樵舍。守仁乃遣

諸將帥兵迎擊之。令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佘恩繼文定後。邢珣帥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分擊之。諸將各受命出。二十四日與宸濠兵遇黃家渡。賊兵鼓譟乘風進薄。氣驕甚。伍文定佯北致之。賊爭趨利進。前後不相及。邢珣兵從後急擊。橫貫其中。賊敗走。文定恩還兵乘之。徐璉、戴德孺兵合勢夾攻。賊不知所爲。遂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萬計。賊氣大沮。退保八字腦。是夜宸濠問舟所泊地。其下對黃石磯。南人謂黃王宸濠惡其音。

奇正分
合之妙

爲王失機殺對者。賊衆見兵敗亦稍稍散去。是日建昌知府曾璵等帥兵至城中。守仁謂九江南昌不復。則道終梗。且湖廣援兵不能達。乃別遣知府陳槐帥兵四百。合知府林瑛之兵攻九江。知府曾璵帥兵四百。合知府周朝佐之兵攻南康。宸濠大賞將士。當先者千金。被傷者百金。使人盡發九江南康兵。至二十五日併力挑戰。官兵敗死者數百人。伍文定乃急令斬先却者以殉。身立銃砲間。火焚其鬚髮不移。足士殊死鬪。兵復振。砲及宸濠舟。賊遂大敗。擒斬二千餘。

級溺水死者甚衆。賊復退保樵舍，聯舟爲方陣，盡出其金帛賞士。伍文定等乃爲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擊其右。余恩等分兵四伏。期火發，兵合。二十六日，宸濠朝羣臣，執其不盡力者將斬之。爭論未決，官兵四集，奮擊之。火及宸濠副舟，賊衆遂大潰。宸濠與諸妃嬪泣別，妃嬪皆赴水死。將士執宸濠及其世子郡王儀賓，并僞丞相元帥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吳十三、凌十一等又獲被執脅從御史主事三司、太監等官。王金、金山、王宏等擒斬賊

衆三千餘級，溺水死者數萬，棄衣甲器仗金帛，與積屍聚江中。若洲焉。餘賊百艘俱逃潰，四出。諸將分道追擊破之於樵舍，又破之於吳城，擒斬千餘級。守仁所遣陳槐、曾璵兵亦攻復九江、南康二郡。各於沿湖諸處擒斬一千餘級。將士執宸濠等凱旋入江西。軍民聚觀，歡呼之聲震動天地。先是宸濠反，守仁馳疏請遣將出師會。上欲南幸，遂下制親征。上自稱奉天征討威武大將軍鎮國公，邊將江彬、許泰、中貴張永、張忠等俱稱將軍。所下璽書，易稱軍門檄甫出。

守仁以宸濠至

杭州付大監張

永欲至京口謁

駕不果因有

巡撫江西之命

還南昌既帝

在南京召守仁

既至不

入九華

尋遣還

鎮高岱

謂其職

守有常

不宜稱

病解官

大錯

京宸濠已平守仁捷奏至欲自獻俘闕下上屢檄

止之改王守仁巡撫江西令以俘候車駕至親視

巢穴守仁不從械擊宸濠等取道由浙河進上竟

南幸九月至南京遣先鋒太監張永張忠等總兵朱

泰朱暉等至江西蒐獵餘黨民間不勝其害上以

言者眾留南京檄止守仁使命旁午于道守仁至中

路以宸濠等付浙江諸守臣逮繫赴行在已稱病待

命杭州十二月宸濠等至南京上欲自以為功乃

與諸近侍戎服飭軍容出城數十里列俘於前為凱

旋狀既入囚禁之至十五年十月迴鑾以檻車囚宸

濠等歸初宸濠謀反妃婁氏屢泣諫不從及宸濠被

擒北上於檻車中泣語械送者曰昔紂用婦人言而

亡天下我以不用婦人言而亡其國今悔恨何及十

二月至通州賜宸濠死燔其屍餘黨至京師磔誅之

仍核諸臣工素通宸濠罪惡亦多以賄免論功擢知

府伍文定江西按察使知府邢珣江西右叅政餘各

論敘有差獨抑守仁功未敘至嘉靖初始起為南京

兵部尚書封新建伯未幾命守仁以尚書往平兩廣

蠻賊事平歸卒於道後以他議竟奪爵云

論曰正德間事余難言之蓋岌岌乎殆哉宸濠之亂夫亦有所侮而動也乃不旋踵而撲滅者其天命之眷佑祖宗之慶澤將以啟中興之運乎孰知帝星之明江漢兆有在也夫守仁凌越險阻削平諸山寇無不動合機宜卓有成算况宸濠以烏合之衆庸懦之材曷足以當之蓋守仁社稷之功固在討宸濠而其用兵則不若平諸寇之難也雖然使守仁先期至獲與六月十三日之宴則不

王文成
自不至
與宴

死即囚耳戡亂之後豈他人所能辦哉江西大小諸臣工無一人得免者獨守仁以碩果不食奏此虜功謂非天意可乎蓋孫燧許逵之死難王守仁伍文定之討賊亦國家二百年養士之報也但守仁功美矣惜其所以處美者未盡善也夫武宗惑於羣小欲幸江西守仁欲為保境恤民計宸濠誠不可不執赴闕下然命一將入獻無不可者而奚必於親往邪既有巡撫江西之命則職守有常况屢有詔止何可違也暨不得行遂稱病解官

新建自
入京有
大作用
在

皇明通志 卷十四
此與岳武穆棄軍歸浙之意畧同郭子儀處唐肅宗卽不如是已豈所謂公孫碩膚之道耶雖然此春秋責備之義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朝廷貂璫盈座而守仁之後至不得蒙麓川安化賞其何以厭天下後世之心乎

江彬之變

江彬初爲大同遊擊將軍性暴悍正德七年河北盜起官兵不能制主者奏檄邊兵討之彬與許泰等帥兵入討賊無他奇功惟多殺掠民財所經過無不罹

害者時賞軍功格重斬賊三級陞一官故邊將多殺平民爲功次彬過冀州殺一家二十三人報功民訴之督府不爲理盜平彬等大獲賞賚武宗好兵事左右言邊卒精悍可用京營兵多脆弱欲令邊卒以時入衛而以京營卒出戍邊每歲爲踐更例上從之令內閣草制李東陽持不可臺諫交章沮之不聽一夕上坐宮門候制下李東陽復疏陳十不可狀詰旦內降行之於是彬與許泰劉暉等皆率兵入衛都人稱外四家兵諸邊將遂皆有寵于上彬尤近

狎用事、邊卒縱橫驕悍、民苦其侵暴焉。上乃以西
內練兵、時令彬等率兵入習營陣、校騎射、或時爲角
觝之戲。上戎服臨之、銃砲之聲不絕於禁中、彬等
日狎昵。上多留宿豹房、與彬等同臥起、或親搏虎
爲樂、又都督錢寧掌錦衣衛事、彬、泰、暉、寧皆賜姓朱、
與中貴張永、張忠、盧明、秦用、蕭敬等、優人滅賢、表裏
擅權爲奸利、諸司章疏多沮格不上、然諸奸寵皆出
彬下、彬等時導。上出宮禁游獵近郊、羣臣屢諫不
聽。十二年八月導。上出居庸關、至宣府、臨塞下、

上時獨馳一馬、鹵簿侍從皆不及、從大學士楊廷和
等極諫、且引。英宗土木事爲言、不聽。九月至大同
陽和等處駐驛、二十七日方獵、天大雨、冰雹、士卒有
死者、夜有星隕、諜報虜入寇、圍陽和、轉掠應州。上
命諸將擊之、虜尋引去、南京給事中孫懋劾彬奸邪
擅權、蠱惑導誘之罪、且云彬在一日、則爲宗社一日
之憂、容一彬、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疏入不報。閏十二
月。上還京、以應州功封彬爲平虜伯、許泰爲安邊
伯。十三年正月郊祀畢、彬等復導。上出關、二月

太皇太后王氏崩。上還京。四月。上以太后將祔

葬告。陵故幸黃花鎮密雲等處。五月還京。六月

上復欲北巡。議別稱尊號威武大將軍鎮國公。又欲

以彬爲威武副將軍。命內閣草制。楊廷和等上疏反

覆。極言其不可。且云萬一宗藩中援祖訓問其事。

何以應之。上不聽。遣中使促之。廷和稱疾不出。

上御左順門。召大學士梁儲。面趣令草制。儲對曰。他

事可將順。此制斷不可草。上大怒。操劍起立曰。不

草制。視此劍。儲免冠伏地泣諫曰。臣逆命有罪。願就

死。草制則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上擲劍

去。乃自稱之。不復言草制。彬亦罷副將軍。命廷臣議

建儲。居守錢寧意在寧藩。彬意別有所屬。以梁儲議

止。七月彬等復導。上出居庸關。歷宣府大同。十月

渡河至榆林。十四年二月。上還京。三月制下南巡。

上欲登岱宗。歷徐揚。至南京。臨蘇浙。浮江漢。祠武

當。偏觀中原。時寧藩久蓄異謀。候釁而動。制下人情

洶洶。大臣臺諫疏止之。皆不報。於是諸司交章入翰

林院。修撰舒芬等疏先入。兵部郎中黃鞏員外郎陸

震聯疏入考功郎中夏良勝儀制郎中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疏繼入醫士徐鏊以醫諫郎中張衍慶姜龍孫奉陸俸等合疏入又郎中林大輅寺正周敘行人余廷瓚等亦合疏先後入上大怒召彬示之以彬言下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鏊錦衣獄命舒芬張衍慶姜龍孫奉陸俸等一百七人跪午門外五日林大輅周敘余廷瓚等二十餘人俱下獄明日同黃鞏等六人亦跪五日於是京師連日陰霾晝晦禁中水自溢高橋四尺許橋下七鐵柱齊折如斬

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也有指揮張英上言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赴闕刺刃於胸以死諫制下舒芬等百七人俱廷杖三十首議者謫外任餘奪秩半年黃鞏等六人俱廷杖五十徐鏊謫戍餘削籍林大輅周敘余廷瓚三人廷杖五十削三級外補餘杖四十削二級外補死杖下者陸震余廷瓚等十餘人車駕得不出彬等亦知朝廷有人稍畏憚之亡何宸濠反事聞諸權幸在豹房爭獻擒宸濠策錢寧臧賢以通宸濠賄事露下獄誅太監張忠與彬等欲邀功

贄上親征八月下制南征仍自稱奉天征討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諸將皆稱先鋒偏裨等將出師至良鄉守仁擒宸濠捷奏至羣臣請迴鑾不聽詔以俘還江西候進止九月上至南京命太監張永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帥兵至江西捕宸濠餘黨永等至江西妄肆誅戮籍沒民財不勝其擾時守仁以檻車械送宸濠欲親獻俘闕下屢詔止守仁勿獻俘還撫江西守仁行至浙江乃遣使以俘獻上疏乞致仕不待報留居杭州俘將至南京上與彬等戎服出

城外前列俘凱歌入城百官迎賀初上以戎服至南京令百官皆戎服迎百官竟朝服往上不問十五年正月上欲就南京郊祀大學士梁儲止之彬率邊卒數萬扈從恃恩跋扈無人臣禮公卿而下側足事之魏國公徐鵬舉設家宴招彬不啟中道門又不設座中堂彬大怒問故對高皇帝曾幸其第遂爲故事彬不得已就宴時喬宇爲南京兵部尚書專任留務宇持法守正亦多材畧每事稍裁抑人倚以爲重彬頗憚之一日彬遣使索諸城門鑰城中大駭

督府使問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鑰有祖宗法制，孰敢索，亦孰敢與。雖天子詔，不能得。督府以宇言拒之，乃止。彬每矯制，日有所求，爲宇承制，必請面覆之，始行。彬計少沮。上駐驛南京，久居舊邸，不入大內，復欲往幸蘇浙湖湘間。南京臺諫及諸司伏闕請迴鑾。上召彬議，彬怒，欲重譴。其黨勸之曰：往歲京師已甚矣，何可再也。彬意乃解，請慰諭百官，各歸治事。扈從大學士梁儲、蔣冕跪伏行宮門外，泣諫，請從。百官奏迴鑾。上遣使取疏入，諭之起。儲等

曰：臣等未奉允命，不敢起。乃令中官傳制云：不日卽還儲等，乃起。時江西、浙江、蘇、松、湖、廣、武、當山皆儲糧餉，預供帳以備巡幸，民間騷然不寧。上因羣臣沮諫，故以十月班師還京。十二月至通州，誅宸濠。十六年正月入京，彬還益驕橫，其所部邊卒桀驁不可制。三月，上以疾崩于豹房。皇太后張氏與大學士楊廷和等定議遵祖訓，遣使迎立。今上武宗崩時，彬偶不在左右。皇太后召楊廷和等議，恐彬爲亂，秘不發喪。以武宗命召彬入，彬不知。武宗崩，并

其子入併收之。皇太后制下，暴彬罪惡，厚賞彬所部諸邊卒，散遣歸鎮，執其黨數人，下彬錦衣獄，論罪磔於市，籍沒其家中外宴然。今上卽位，始正彬黨罪惡，論死及謫戍者數十人，太監竄逐者亦數十人，籍彬家貲入公帑者黃金七十櫃，櫃一千五百兩，銀二千二百櫃，櫃二千兩，金銀珠玉首飾五百一十箱，餘物不可勝計。

論曰：彬非有他能，特倔强勇悍庸材耳。其能恃權寵作威福之至此極者，投武宗之間耳。非智畧

之過人也。使其少有奸雄之術，則挾天子，令諸侯之禍可立見矣。夫挾振主之威，蒙赤族之禍，而

武宗彌留之際，乃宴然歸臥私第，又以一介之使召之，卽入。此與曹爽之釋兵歸天子，而求歸老私第者，同一愚也。乃若楊廷和、梁儲輩，當天崩地折之日，儲位久虛，乃能不動聲色，除虎狼於腹心，肘腋之間，使之帖然不譁，而卒幹乾坤於再造者，雖母后之賢，主之於上，而諸臣調停鎮靜之功焉。可誣哉。雖然，亦天將啟中興之運耳。近有爲之說

者曰逆瑾之亂政。漢十常侍唐甘露之黨也。河北山東江西四川之寇。漢黃巾唐黃巢之亂也。寘鏞宸濠之稱兵。漢七國晉八王之孽也。江彬之握柄。漢何進召董卓之釁也。前代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正德間備是數者。而國家猶磐石之安。謂非天命之有在邪。信哉斯言之不誣也。

撫定大同

大同古雲中地。北距虜地平漫不甚。阨塞嘉靖甲申七月。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鎮城北九十里築五堡。

將成議徙鎮卒二千五百家往戍之。堡五百家爲大同藩籬云。諸鎮卒竊相謂去城下二十里猶苦虜抄掠無寧日。今五堡孤懸幾百里。虜至誰復相應援者。卽死不願徙也。訴之文錦。文錦不許。嚴爲令趣之。又所遣董役叅將賈鑑望風峻法。白文錦杖其隊長。且罪之。諸鎮卒遂變。有郭鑑柳忠暨諸驍悍者倡亂。殺賈鑑裂其屍。七月二十二日也。遂嘯聚塞下。焦山文錦恐與虜連。招撫之入城。卽索治首亂者。二十七日。郭鑑柳忠脇諸卒焚大同府門。劫獄囚。又焚都察院。

門文錦倉卒踰垣避匿宗室博野王所諸亂卒掠其家脇博野出文錦殺之亦裂其屍遂發府庫兵仗盡甲而馳欲殺鎮守太監王某不果又欲殺總兵官江桓走免掠其家乃出逮繫故總兵官朱振於獄脇令主之振知不免乃告曰吾與衆約三事勿犯宗室勿掠倉庫勿縱火殺人能從我則可不從寧死無與諸亂卒曰惟命衆稍戢廼脇鎮巡爲奏乞 赦宥 廷議遣兵部侍郎李昆宣勅赦諭之復命太監武忠鎮守都督桂勇爲總兵官擢按察使蔡天佑爲巡撫先

是撫臣旣遇害諸亂卒肆行劫掠雖勉諾朱振約令弗行振搃殺二十餘人竟不能制及天佑至乃會武忠桂勇朱振等集亂卒宣諭 朝廷恩威反覆開諭諸亂卒稽首謝暫解散然皆恐不安又姦盜多乘隙誘亂卒劫掠居民桂勇稍督兵擒獲搃殺五十餘人仍管郭鑑柳忠諸首亂者釋之以安衆而人心恟恟訛言日至有他鎮叅將李賢者率兵往陝西征回賊道經大同境頗侵擾村落村落人詈之陝西兵詭駭之曰爾大同軍爲亂 朝廷將命我輩回軍盡殺之



原件短缺

尚何恡畜牧也。由是轉相傳言，有洗城之說，亡何妄報京營暨諸鎮兵已駐近地，勦大同矣。適戶部遣進士李枝轉餉至鎮，諸亂卒謂密旨也。衆夜集擊李枝，門訊故，枝自門隙出，公移示之，始信。然衆已集，有謂知縣王某曾白巡撫欲誅衆卒者，遂往執王殺之。又縱火延燒居民百餘家，亂復大作。明日逼脇，代府謂其請兵也，且索府賄。代王曲應之解去。王懼陷害，以三十日率子弟數人潛出居宣府。天祐等委曲諭撫不定，以狀上。上乃命戶部侍郎胡瓚督兵

遣大臣督兵討亂，疏寢不報。惟勅天祐等擒捕餘黨，仍宥脇從弗治。復遣使諭慰。代王還國嘉靖四年正月，天祐等省諭鎮城兵民各安業，所劫軍器令首官衆稍寧。二月二十七日，郭疤子胡雄既潛入城，度終不自容，復誘聚餘黨數十人，夜焚總兵王振第。諸卒奔告天祐，天祐曰：「曉當治之。」明日集諸卒，諭以

朝廷班師不屠城之恩，且詰亂故。衆曰：「夜倡亂者皆知請閉諸城門，戶索之，得首惡郭疤子胡雄等四十人，斬之，人人稱快。」事聞，優詔答之，賞賚有差。嗣

皇明洪武金 卷一四
是天祐厚賚多間。因事捕誅逆黨近數百人。大同始定。數年天祐遷兵部侍郎。言者追論其費財。竟罷去。多枉之。

論曰。文錦之議建五堡。大同百世之利也。惜其不察機宜。而用一切之法。其所任用賈鑑者。又不能體國奉公。以犯衆怒。遂皆致殺身之慘。而辱國莫甚焉。後此遂多因循姑息。致邊鎮無任事之臣。則懲噎而廢食已。夫天下事。鮮有拂人情而成大功者。果能興屯田。葺廬舍。使民見可趨之利。而樂遷

者衆。一二姦宄。豈能爲梗哉。故行之有道。五堡未必不可建也。雖然。文錦之志可嘉矣。彼嘗以安慶孤城。而能抗方張之寇。今以大同全盛。而不能弭數卒之亂。則數也。至天祐之擒首惡。散脇從。以孤危之跡。寄身于克逆之羣。且不保夕。而卒能相機撫定。內外安堵。其功豈可誣哉。雖不免有姑息之過。靡費之濫。然其勢則難矣。言者猶媒孽之。竟以罷去。過哉。

皇明洪武金

卷十四

國

分枝

